

老海员日记

海底打捞工首次披露

1968—1978年间绝密的海怪档案

宋胜利
——著

永不言说——

这是我们打捞队唯一遵守也是我们坚信的誓言。

但秘密藏在心中，

总会发酵……

直至某一天，

它酝酿出一段关于海的传奇。

一本遗失的打捞日记

一份流传千年的古老职业

神秘的海上考古队

诡秘的3号档案

“X-4444”号打捞船失传的古老密法

档案 | 系列

01

老海员日记

海底打捞工首次披露

1968—1978年间绝密的海怪档案

宋胜利 著

H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老海员日记 / 宋胜利著. — 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3. 9

ISBN 978-7-5511-1414-1

I. 老… II. 宋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07647 号

书 名: 老海员日记

著 者: 宋胜利

责任编辑: 李 爽 刘燕军

美术编辑: 许宝坤

责任校对: 李 伟

装帧设计: 棱角视觉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
销售热线: 0311 - 88643221/29/35/26

传 真: 0311 - 88643225

印 刷: 三河市杨庄双菱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 × 1000 1/16

字 数: 250 千字

印 张: 17

版 次: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
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1414-1

定 价: 28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老海员日记

引子

海上很多事情，并非几句话，就可以说得明白的。上亿年的历史，数百米深的大海，以及那些诡异的事情，都不是我们所能揣度和想象的。

我是一个在海上漂了大半辈子的老海员，一直从事打捞工作，打捞沉没在海底的古老船只、舰艇，甚至有时也会接到上级的古怪密令，协助打捞隐藏在海底深处的古墓。

在我做打捞工的近四十年里，可以说游遍了中国百分之九十的未知海域。见过南海的鬼礁湾、东海的海眼、日本海的无底深渊，见过海底坍塌的巨大城池、身躯庞大的海怪，见过被血染红的海域、水中燃烧着的森冷的火焰，见过房屋般大小的海龟爬行在礁石上，以及有一座小楼那么大的乌贼王。

因为经历了太多的凶险和诡异，以至我神经始终紧绷，难以松懈。即便现在我已经退休，但只要一想起那些往事，便会浑身冰冷。

那些往事，已经沉积到我的骨髓深处，化作难以消除的黑影。

而那些事，太过诡异，为了避免惊骇到世人，所以凡是加入打捞队的人，都必须发下一个重重的誓言：不管是生还是死，都要把

自己的所见所闻深埋心里，永不言说。

这是我们打捞队唯一遵守也是我们坚信的誓言，但秘密藏在心中，总会发酵……直至某一天，酝酿出一段关于海的传奇。

现在，我已经从跑了几十年的海船上退休下来。但，怎么说呢，像我们这样的老海员，说是退休，可谁又能真正退下来呢？

我已经习惯了潮湿的海腥味，习惯了坐在湿漉漉的甲板上看着远处飞翔的海鸥，习惯了眯着眼睛在风暴中掌舵，也习惯了那一幕幕诡异得让人胆战心惊的海底怪事。

像我们这种人，一辈子在海上做活，到最后自然要填到海眼里喂王八的，但，我真搞不懂，为什么我还能全身而退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简直就像做了一个长长的梦。

我是解放后作为第一批打捞工上船的，当时一起参加培训的，我记得很清楚，一共有八百七十三个人。但是，当我退休时调取档案，清清楚楚看到“正常”退下来的打捞工，只有五个人。

只有五个人而已，其他的都死了。

他们死在了茫茫大海中，或死于海底，或葬于风暴，更可悲的，则是死于那些不明所以的派系斗争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总禁不住感慨：那么多年轻鲜活的生命，究竟换来了些什么？

换来一个血淋淋的真相吗？

我已经老了，那些红色年代的秘密，那些古怪诡异的经历，那些海上的禁忌，我要是再不说，恐怕就会永远消失，就像是沉入海底的巨船，一片水花之后，便再没有人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了。

想了好久，我还是决定说出来。现在不说，我怕以后再也没有

老海员日记

机会说了。

当然，当年发生的很多诡异至极的事情，直到今日，我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，甚至开始怀疑自己，那样的事情，到底是真实发生过的，还是仅仅只是我的想象而已？

下面讲述的，就是我在大海深处经历过的一些诡异事件。

福建海委会专署军方打捞队

我曾经隶属于“福建海委会专署军方打捞队”。这是一支赫赫有名的海上打捞队，曾经打捞过许多宋元时期的沉船，为国家打捞出数以百万计的瓷器古董，以及按吨计数的黄金白银，我相信福建一带的老渔民，一定还会有印象。

后来，这支赫赫有名的军方打捞队却一夜间消失，再也没有任何踪迹。

其实，它并没有消失，只是被改了名字，默默地转入地下，开始执行军方的一个绝密任务，任务代号：300。

这个绝密任务，一直持续了六十年，也许现在还在持续。而我要说的，便是这个代号300的绝密任务。

我在1953年加入“福建海委会专署军方打捞队”。当时，它已经更名为“南海救捞局”。随之而来的“文化大革命”红色时代狂热化，到了最为疯狂的时期，而我们一直在这个军方管制的大船上，飘荡在茫茫大海上，竟然没有受到任何冲击。

当时，我们都很高兴，认为幸好有这艘大船的庇护，不然便会被卷到革命洪流中，生死难料。可很多年后，我再次回想起来，却不由得感慨：我们或许躲过了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洪流，但是却陷入另一个更可怕也更宏大的洪流中。

一本遗失的打捞日记

我做了快四十年的海上打捞工，见到过很多古怪至极的事物，也经历过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，但是不管经历多么可怕和诡异，我

老海员日记

都坚守着当年进入打捞队时发过的誓言。海上经历的所有事情都只能烂在肚子里，绝对不能说出来。

多年来，我始终坚守着这个信念，直到 1981 年的那次打捞事件，才让我改变了誓言，甚至彻底改变了我的世界观。

那件可怕的事情，要从那本遗失的海上笔记说起。

那是八十年代初，国外兴起了一波海底寻宝热，海上到处都是来自国外的打捞船，搜索着水下可能会有的宝藏。

我曾专门查过当年参与打捞的船只，那是一个惊人的数字。

1981 年，打捞船只 561 艘，每天有 1 艘到 2 艘打捞船出海。

1984 年，打捞船只 843 艘，每天有 2 艘到 3 艘打捞船出海。

1986 年，打捞船只 1245 艘，每天有 3 艘到 5 艘打捞船出海。

1989 年，打捞船只 2464 艘，每天有 6 艘到 9 艘打捞船出海。

我之所以详细列举这些数据，是因为这些都跟当年遗失的笔记有关，正是那本遗失的笔记，才引起了那个年代的海底寻宝热。

1981 年，英国海洋探测打捞公司在荷兰海事博物馆里发现了一份旧报纸，上面记载着一艘名为“YH - GRG561”的东印度轮船，装运着 6 大箱白银，385.5 吨银锭在中国南海海域发生海难，沉入海里。当然，那份报纸上不可能有沉船的准确地点。

1984 年，英国海洋探测打捞公司向中国文物局申请打捞沉船。经过磋商，中国最终决定和英国共同打捞沉船，并特别指定南海救捞局参加。

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，心猛地一沉。暗中推测，那本遗失了几十年的笔记可能被那些英国人得到了，他们借口打捞东印度轮船，其实是想打捞沉没在中国南海的那批神秘沉船。

值得庆幸的是，那本笔记记述得并不详细，英国人在海上折腾

了几个星期，始终一无所获，最后在一场大风暴来临之前仓皇退出了。

两年后，英国人再次向中国提出打捞沉船的申请。

随后，英国人断断续续地打捞，直至1987年3月，经过近一年的时间，他们终于来到我们在1964年发现沉船的地方。他们或许早已知道地点，可还是在海上探测这么久，他们究竟在掩饰什么呢？

打捞持续三个月后，他们的探测仪器突然响起，表明水下有巨量金属。但他们派遣潜水员下水勘察，整整搜寻了半个月后，除了厚厚的海泥，什么都没有发现。

最后英国人决定用一吨多重的抓斗去打捞，抓斗捞上来上百件物件，有钢器、锡器、镀器和瓷器。但可惜的是那些精致的瓷器都被抓得粉碎，当我看到这些物件，心里那叫个痛啊。这么多宝贝，就这样被抓没了。

英国人正准备大干的时候，却被人阻止了。当时，我还纳闷是谁呢，到最后才知道是1954年出海的那队神秘的考古队中的一员。正因为他的阻止，后来被人们称为“海上敦煌”的沉船，才得以避免“莫高窟”的悲剧重演。

1989年中日联合打捞出沉船中的部分物品。经过鉴定，这些物品多是宋元时期的。沉船上的物品送至中国历史博物馆后，馆长非常高兴，给这艘沉船起名“南海一号”。他们要是知道这片海域并非这一艘沉船，而是一支船队时，会是怎样的心情？怕是乐坏了吧。

可后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日方匆匆解除合约离开，甚至装备都没来得及带走。当时我们中国海上打捞业刚起步，还没有能力独立打捞，这艘沉船也只有继续沉睡海底了。直至2001年，中国才又重新对这艘沉船进行打捞。

正是那本遗失的笔记，引起了折腾近半个世纪的打捞事件。

老海员日记

古老的职业

我说了这么多关于打捞的事情，那么打捞工到底是干什么的呢？

您先不用急，听我慢慢述说。

打捞工，其实就是打捞水下沉没的物件，经常需要下水干活。这一下水很可能就要在水下待很长时间，遇到的凶险也多了去了。熟练的打捞工，甚至可以在水下一连待上一个星期。

说是不吃不喝，根本不是那么回事，外行的人哪懂得这些。在水下吃喝东西，也是有密法的，这和南海一直以来的“氍民”差不多。很多氍民做不下去祖业，便去做打捞工。据说，我祖上就是氍民转过来的。

氍民又称“蜒人”，以海底采蚌珠为生，叫作采蛋。蜒人以龙户为首，有五家：麦、濮、何、苏、吴；再后来吴家改为赖姓。氍民按做事的不同，又分成三种：第一种为鱼蜒，善举网垂纶；第二种为蚝蜒，善没水取蚝；第三种为木蜒，善伐木取材。

听我爷爷说，我祖上就是苏家传下来的，曾落草干过绿林，后来转去做了打捞工的活儿。

打捞工这一行早就有了，在黄河长江一带，很多人称我们水下打捞工为“水鬼”。其实，黄河长江中的打捞工，是不能和我们相比的。在海上打捞要比在黄河长江中打捞凶险千倍万倍，稍有失误，就可能再也上不来了。

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规矩说法，就拿打捞来说，下水之前要拜祖师爷和海龙王，或者海神。祭拜时，有很多说法道道。

拜祖师爷的时候，要在船头点上两支半香。这中间的半支香很重要。在半支香将要燃完还没完的时候，要看看香底有没有断掉。

若没有断掉，就说明祖师爷同意这次下水做活。接下来，就可以穿上黑衣蓝腰带，往海里祭酒给那些神灵，以求平安。

若中间半支香在将燃完还未完时断掉，就说明祖师爷不同意这次的活儿。那就得马上另外点燃六支香，以祈求祖师爷的保佑。非要断香后下水的话，也不是不行，但是生是死，你就怨不得祖师爷了，那就是你自找的，祖师爷也保不住你。

听说民国时，在福建沿海住着一个外号叫“沉水七”的人。这人祖上是濮家，水性极好。有次沉水七和别人打赌，说是随便把一件东西丢到海里，他可以在七天内找回，赌注是七百个大洋。那人也不服气，说就七百个大子而已，在自己手里不算什么，赌就赌。

沉水七琢磨着七百个大洋，这可是自己多少年都弄不来的。但是，待到他立案焚香，中间那半支香将燃完未完时突然断掉了。这一下，沉水七从脚底凉到头顶，但大话已经说出来了，他只好硬着头皮下海。

沉水七这一下海，七天很快就过去了，大家不见他上来，就商量再等等。这一等又是三个星期，但沉水七始终没有上来。一个蛋民说，沉水七在祭香的时候命香断了，这一去是凶多吉少啊，怕是回不来了。于是所有围观的人都走了。据说，到第四个星期，从海里漂上来了一个断臂的大汉。

有人说，沉水七死在海底了；也有人说，那个断臂的大汉就是沉水七，在海里见到什么怪物，失去了一只手，从此隐退了。也不知道这事是真是假，过去太久了，也没法证明。总之，祖上一代代传下来的规矩，是不能随意去触动的。

老海员日记

神秘的海上考古队

说了这么多，是想让你们明白，海上很多事情太过古怪，很难说得清楚，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弄明白的。你们要是不嫌我老汉啰唆，我就给你们说道说道。

故事还要从1968年那件事情说起，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还是后怕不已。

记得那天，天上阴沉沉的，好像预示着要出什么事情。就在那天，我们海委会新来了几个打捞工。这些人初来乍到，对什么都感觉新异好奇，非请求着出海看看，这一看不要紧，却惹出来了大事。

当时，我们也没把出海当回事，只觉得，几个年轻人头次来，不免会感觉好玩。记得我刚到的时候也是和他们一样的。于是我就带着他们出了海，让他们看看，懂点儿船上的那些门门道道也好，以后好做活不是。

出海没多久，这些年轻人其中一个，名字我记不清了，只知道他姓李，大小伙子头次来，什么都没见过，兴奋啊。就在船上胡乱吹起了口哨。在航船的时候是不能乱吹口哨的，他不懂这些海上忌讳，当然也怪我们没有提前和他们说清楚。

当我们听到口哨声时，个个脸色巨变。可已经晚了。只看见海天一线的地方，天柱般的龙卷风，向我们的打捞船袭来。转航已经来不及了，只见那龙卷风转眼间就要吹到我们跟前了。

新来的打捞工什么都不懂，根本帮不上忙，在上面净是添乱。我们头儿赶紧让人把他们赶进船舱。然后，又下命令让我们拼命改航，希望能够在龙卷风撞到打捞船之前，用最快的速度离开这片海域，但是人哪有自然的速度快，最后还是来不及了。

当我们都绝望地闭上眼睛等死的时候，却又平安无事地出现在了另一片海域上。到现在想起来，还是觉得后怕，不过我始终都不太清楚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。那阵滔天的龙卷风到底是不是真实的？

我们惊讶过后，抬头望时，都愣在了原地。

我们看到了什么？

神灵显现！我在这里，可以拿我这条老命，保证那是真真正正的神迹。海之女神——妈祖娘娘显灵了。她是海上的人们供奉了上百年上千年的神祇，以前都是听说，直到现在我真正地相信，她真的存在。

这一幕几乎改变了我整个的世界观和信仰。

当时我们脑子里完全空白，我想大家心里都在喊着同一句话：“妈祖娘娘保佑。”

直到现在，沿海各地还有很多供奉妈祖娘娘的庙宇。据《世界妈祖娘娘×××大全》上的资料，全世界大概有妈祖庙五千多座，信奉者多达两亿人。

发生这件事情后，我们再也没心情待在海上了，便急忙归航。因为当时有不少人看到那一幕，于是被传得沸沸扬扬，福建沿海的渔民都知道了。有人跳出来辟谣说是海市蜃楼，但经历此事的我们都心悸不已。

我们虽然平安回来，但每个人脸上都苍白无色，更有人大病了一场，好几天才慢慢地好起来。但回到海委会不久，却又发生了更加可怕、更加让人惊心的一连串事件。

距离海上发生的事情几天后，突然有一队军兵来到我们海委会，和他们一起来的，竟然还有一支考古队和一队工程兵。当时我们都奇怪，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人。

他们来的时候很突然，就像从天而降。当时把我们吓得也不轻。

老海员日记

因为当时正是“文化大革命”洪流高潮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怕受到牵连，而军队是很少来我们海委会的，难道又出了什么事情？大家都猜测着。

当时，我们正在开会，内容是关于上次的事情，不过并不严重，只是一个自我反省批评的检讨会，这时一下子闯进来这么多人，吓得我们都赶忙站了起来。

领头的军官一言不发，拿出一张指令，递给了我们头儿，也就是我们海委会的队长。

我们头儿余爱国接过指令一看，沉默了好一会儿，然后就把海委会所有人都召集起来。我们都不明原因，可也不敢去问个清楚。我们都知道，这不是我们该知道的事情，但大家都私下推测，是不是又有很大的任务了。

余爱国把我们召集起来，走到那名军官身边，低声说着什么。但距离太远，声音又低，我们根本听不见他们谈论的内容。

我们又好奇又害怕。随后，那名军官走到一名五六十岁的老者面前，说了几句话。同样的，我们什么都听不见。越是这样越是让人心里不安，所有人都胡乱猜测起来，是不是我们违犯了什么纪律，还是犯了什么错，难道要把我们所有人都带走吗？到最后，很多人都恐慌起来。

就在这时，那位老者说话了。

老者沧桑的脸上很平静，给我们一种和蔼亲近的错觉，其实我们都知道这只是表面上的。他眼睛中有着那种可以看透人心的锐利。老者说，根据上级命令，要从我们当中选出四个海上经验丰富的人执行一项打捞任务。至于打捞什么之类的具体内容，老者则没有提及。

经过一番筛选，选中我、黑子、海医和宽严。

留下我们四个人后，就让所有人都散了。老者也没有对我们说什么，只是让我们做好出海前的准备。接下来，就是漫长的等待。同时，我们见到了他们从广东那边带过来的另一支打捞队，也是四个人。

在漫长的等待中，我们四人都是心里不安。到底是什么事情，连我们这些执行任务的人都不能知道？有人忍不住跑去问过几次，但什么都没问出来，只好作罢。过了几天，又有成箱成包的东西运到海委会，看着这些东西，也不知道都是些什么。

从广东随着军队过来的四个人中，我只认识龙门头，他四十多岁，个子很高，射手极其了得。其他几个，我后来才见到。有个比龙门头还要老些的叫青子，有个女孩看起来与我和黑子差不多大，二十岁左右，叫海女。

这四个人中要说最神秘的，是海女的爷爷——老船头，连龙门头都对他极其尊重。

我们当中资格最老的，就是这个老船头。他曾走到摆放装备的帐篷，掀开帐帘一角，往里面看了一眼就放下了。转头对我们说，里面全是机械，上面都是看不懂的文字，想来是从国外进口的装备。

我们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任务，又看见这么多装备，都压抑得很，猜测这次的事情很不简单，就在我们胡思乱想的时候，那名军官找到我们，让我们看了一件震惊人心的东西。

那是一份绝密档案。

3 号档案

那名军官让我们几人到开会的地方等待。我们正坐在会议室里谈论时，军官拿着一份文件走了进来，什么都没说只是把文件递给

老海员日记

我们，让我们看。

当拿到文件，看着上面写着“绝密档案：3号”时，我们都愣住了，这红色的几个字，让我们都有些呼吸困难，用红字标示的档案，可是绝密中的绝密。这种级别的档案，根本就不是我们这些人能够接触到的，只有高层的少数人才能够看到。

而现在，却摆在我们手里——一群打捞工的手里。

这能不让我们惊呆吗？

我们没有一个人敢去打开这份档案，都抬着头看着军官。像这样的绝密档案，如果打开的话，我想绝对不是我们这些人能够承受得了的。

那名军官一言不发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我们。而我们不敢打开，也不敢还给他，只好小心翼翼地拿着，生怕这重要的文件自己跑了。就在会议室里寂静得可以听到针掉落的声音时，那名老者走了进来。

这几天下来，我们已经知道，他叫古岩，是一名很有经验的考古教授，看见他走了进来，我们都紧张地站了起来。

古岩老教授走了进来，指了指老船头手里的档案，让他打开。

我们互相看了看，同时看向古岩老教授，这可是绝密档案。我们知道自己根本没有资格去看里面的东西，而现在他要我们打开这份档案。我们都面面相觑地苦笑。

古岩老教授看出了我们的担心，摆摆手示意我们打开没有什么事的。他说，这都是经过上面同意的。里面的文件，主要是关于这次任务的。不相关的，都已经删减，不然还真没有胆子给我们看。

既然打开这份绝密档案已经过领导同意，那么就没有什么问题了。老船头于是颤抖着双手慢慢地将这份“绝密档案”打开。

我们知道，有些事最好不要知道，一旦知道的话，惊恐和害怕便会随之而来。

我们打开档案，却发现里面只有一张相片，都忍不住一愣，完全没有想到这份绝密档案里面竟然只有一张相片。可当我们的目光停留在相片上时，便变得有些惊恐不安了。

古岩老教授和那名军官看着我们惊诧的表情，没说什么就离开开会室。我们继续惊异地看着手里这张相片。相片上是一件很奇特的物件，一件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物件，可是，仅仅只是盯着它，你便会有一种诡异的感觉。

这种诡异的感觉，在我们脑子里挥之不去。这便是我们需要打捞的东西吗？到现在为止，我们才知道这次的任务有多困难。

我们几人心情沉重地走出会议室。走在前面的老船头喃喃自语：“这次很不寻常，怕是要出大事了。”我一直觉得，这老船头非常神秘，很不简单。听着他喃喃自语，我忍不住猜测他到底是什么人。他的身份，以前好像也没听说过。

还有，这次到底是什么样的任务？我想了半天，怎样也想不通，索性不去想了。反正以后有的是时间弄清楚。

这次出海怕是凶多吉少，但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总还是要一步一步地走的。

看过相片后的第二日，军官便通知我们要出海。当我们做好准备，赶到集合地点时，赫然发现那艘船竟然是……

我又一次惊心不已，他们选哪艘打捞船不好，偏偏刚好选中这艘。他们……他们是故意的，还是无心的？

“X-4444”号打捞船

工程营把所有的装备运上船以后，我们来到停船的地方，准备出海。